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丛书

西藏短篇小说选

王蒙题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65



1985

责任编辑：张蜀华

封面设计：丹朗

西藏短篇小说选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350×1168 1/32 印张：125插页：2字数：28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5年1月拉萨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170·128 定价：1.50元

目 录

- 序言 藏族 益希单增 (1)
- 吉祥的彩虹 藏族 降边加措 (3)
- 十五棵向日葵 徐怀中 (21)
- 江上波涛 苏 策 (32)
- 斯玲江芭 罗良兴 (55)
- 微笑 苏 策 (72)
- 雪松 徐怀中 (107)
- 老乡长办学记 李积亮 (118)
- 乞丐 藏族 益希单增 (123)
- 央 金 刘 克 (130)
- 妮妮的婚礼 廖东凡 (137)
- 顿珠与仲嘎 单 超 (154)
- 得得马啼声 叶玉林 (166)
- 爱管闲事的老人 李文珊 (176)
- 嘎玛同志 杨星火 (185)
- 真金 藏族 益希单增 (194)
- “第八级人” 李文珊 (209)
- 格拉和她的孩子们 范向东 (221)
- 猎人的伤疤 回族 阎振中 (242)

- 少年宫门口……………藏族次旺东久(253)
- 江那边……………藏族 扎西达娃(257)
- 梦,遗落在草原上……………金志国(267)
- 磨坊之秋……………刘汉君(280)
- 沉寂的正午……………藏族 扎西达娃(291)
- 古堡上的水晶石……………秦文玉(297)
- 神的“恩惠”……………藏族 丹增(311)
- 漫漫转经路……………藏族 德吉措姆(318)
- 有罪的女人……………藏族 巴桑罗布(336)
- 故土……………刘汉君(354)
- 传向远方……………藏族 色波(371)
- 忏悔……………藏族 通嘎(379)
- 蔷薇架下……………叶玉林(385)

序 言

为了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我们选编了这部短篇小说选。但是编选的内容并不局限于二十年，它包括自治区成立以前的部分作品。

西藏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从一九五〇年开始的。一九五〇年以前的书面文学，虽然有它可贵的艺术价值，但都是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创作产物，作者大多是中上层出身的贵族、僧侣和富豪。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随军进藏的各民族作者，把社会主义文学的火种带到西藏。从此，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孕育和产生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

社会主义文学，不同于封建农奴制度下产生的文学，它公然摆脱封建农奴制度的羁绊和宗教的束缚，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民的事业说话，为西藏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歌功颂德。作品服务于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摒弃少数人的不健康口味。我们可以从这本选集中，看到旧西藏的破碎山河、人民的贫穷与痛苦；看到解放西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看到西藏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侧面，革命者的追求与愿望，以及西藏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呼声。同时，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党的工作和西藏变化发展的脉络及西藏的前途。

西藏的社会主义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九五〇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到一九五九年的平叛改革，这段时间可称为萌芽与成长时期。创作的作品，主要来自部队的作者。他们突出的题材是进军生活与斗争，军民关系，军民团结，藏族人民追求光明进步，盼望翻身解放。较著名的作者有徐怀中、苏策、

刘克等。不少作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文化大革命”中，西藏的文学创作没有什么明显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可谓“破坏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好作品，但数量太少，与整个西藏文学艺术建设事业的需要极不相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学识有才华，创作力旺盛，思想解放的作者。西藏的文坛走向了百花生长、繁荣兴旺时期。不少作品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出现了多作品，多风格，多手法，多流派的文学创作的新形势，西藏文坛生机勃勃。可是，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对创作的认识，对作品意境的判断，对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价，对创作手法和题材的规定，还存在许多不符合文学创作原则和艺术规律的“左”的干扰，还存在许多“左”的眼光，“左”的标准和“左”的禁区。这种“左”的要求，对文学发展设置了无形的障碍，限制了创作题材的广泛性和深度，限制了意境和手法，怂恿作者闭上眼睛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和斗争，去违心地表现生活。但是，“左”的东西毕竟不能长久，总是要被社会的发展所排开，所唾弃。我们相信，党中央召开西藏工作会议后制定的新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必将否定“左”的一套，从而也使西藏的文学创作开拓出新的广阔的道路，让西藏的社会主义文学得到更大的发展。

这部作品选，还存在许多缺点。尽管我们广泛征集了稿子，但有些稿件始终找不到底稿。另外，所编选的作品并非都是优秀的，只是按着历史的需要编撰而成。因此，望读者谅解。

益希单增

八四年六月二十日

吉祥的彩虹

藏族 降边加措

一九五一年夏天，进藏部队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以无坚不摧之势，迅速向拉萨挺进。如何使大部队在大雪封山之前跨过怒江天险，成了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这个形势下，高志诚率领十几名战士来到扎青宗^①建立兵站，为大部队渡江作准备。

他们来到怒江边，渡口上空无一人。高志诚和战士们站在江边的巨大岩石上了望，只见江两岸怪石狰狞，巉岩兀立。汹涌的江水，象受惊的野马嘶叫奔腾。兵站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高声赞叹，真是怒江天险，名不虚传。

对岸，座落在山脚下的喇嘛寺，鎏金的小顶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寺庙和村庄之间，有座用青石块砌的高大建筑，象一座城堡，也象一座监狱，那是宗政府。宗政府近旁，有一所规模不大却十分讲究的两层楼房院落。围墙和楼房全是雪白色，看样子是宗本^②的住宅。在这三座突出的高大建筑物四周，散乱而拥挤地排列着一片片低矮的平顶土房和破烂帐篷。

高志诚想，马上就要和那些高大建筑物里的主人打交道了，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将对进藏大军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时近黄昏，欲渡无船。高志诚和战士们河边靠崖搭起了帐

① 宗：藏语，县。

② 宗本：即县长。

篷。

第二天中午，有两只牛皮船向江这边划来。他们上了岸，见解放军站在路上，马上装出一副笑脸，迎了过来。

这是宗政府秘书隆珠，奉宗本旺扎之命，率人前来迎接兵站同志。

高志诚面带笑容，迈着稳重的步伐，向前走了两步。隆珠赶紧跨上一大步，托着哈达的双手微微向上一抬，头和身子一起向下一倾：“本布拉^①辛苦了！我代表旺扎宗本前来欢迎贵军。”

高志诚侧过身子，从洛桑手里拿过哈达，轻轻一抖，将一条崭新的哈达托在双手，向前一伸，搭在隆珠手上，同时接过了隆珠的哈达，和蔼地说：“谢谢宗本的好意。”

高志诚请隆珠到帐篷里坐。隆珠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以后，接着说：“听说贵军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我们上至宗本，下至僧俗百姓，都非常高兴。没有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准备好，让你们露宿野外，真是抱歉，抱歉！”

高志诚客气地说：“这没有什么，我们一路行军，住惯了帐篷。隆珠拉^②，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过江去见宗本？”

“这不行，不行。”隆珠赶紧说，“这几天河水猛涨，牛皮船颠簸得很厉害。旺扎宗本害怕失礼，才命令我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见本布拉。俗话说：皇帝的心思，夏季的天气最难捉摸。这些天，气候变幻无常，不看准天色，千万不能开船。出了事，我们担待不起呀。此刻，怕又要起风，就请贵军在这边委屈一夜，明天再说。”

高志诚考虑初次见面，不好过于勉强，要乘牛皮船过江，确

① 本布拉：即长官。

② 拉，是表示尊称的意思。

实也有困难，只好再住一夜。

俗话说：“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月学狗爬。”就是说在康藏高原一年之中，只有七、八、九三个月的气候比较好。但是，隆珠并不象高志诚那样着急。过了一天又往后推延一天。三天过去了，在兵站同志的一再催促下，他才带着兵站的同志过江。

牛皮船很小，全部人员要分三批过江，隆珠很客气地请高志诚先上船。那只船上，有两个船工，一个有四十多岁，另一个有二十七、八岁，身体很壮实。见他们走过来，年长的船工立即放下挽在头上的辫子，跳下船，吐着舌头，躬着腰，然后用力拉住绳子请客人上船。那个年轻人却一动不动，挺立船边，右手拿着桨，插进水里，他没有理隆珠，用冷漠、不满，甚至带有敌意的目光，看着这些陌生人。

高志诚和战士们亲切地向年轻人点头、问好，年轻人依旧昂然挺立，就象船上没有来人一样。

船在江中颠簸前进。这年轻船工引起了高志诚的注意。他裸露着上身，藏袍的两个袖子系在腰上。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体格健壮，相貌英俊，象是一座古铜雕像。只是上嘴唇显得过短，一排洁白的上牙异样地露在外面，尽管留着胡子，也掩盖不住。

上岸了。高志诚和其他同志向两位船工连声说：“土吉其！土吉其^①！”那位年长的船工跳下船，躬着身子，伸开双手，吐着舌头，表示敬意。年轻人依旧站在船上，看着他们。高志诚亲切地问：“卓波^②，您叫什么名字？”

① 土吉其，是谢谢的意思。

② 卓波，即朋友。

“吉村。”

高志诚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在隆珠的陪同下，走上岸去。

旺扎带着宗政府的一些僧俗官员前来迎接。他是五品官，是宗本官衔最高的一级。今天，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在一群身穿藏装和袈裟的人里面，特别显眼。小宋和其它同志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在宗本的客厅里，主人和客人分两边坐在铺有藏毯的垫子上。高志诚把一份公函交给旺扎：“宗本拉，这是昌都解放委员会^①给您的信。我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根据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希望宗本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完成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

旺扎表现出一副诚心诚意的样子说：“我坚决拥护十七条协议^②，衷心欢迎解放大军到西藏。愿为大军效劳！”

“宗本拉，请问渡江的船只准备得怎样了？”

“我们一接到解委会的指示，立即着手准备，该修的修，该补的补。”旺扎神色十分自得。

“现在有多少船？”

旺扎迟疑了一会儿说：“三、四只。”

“别的船呢？”

“就这么几只，我们不象内地，穷的很。”

“啊！”高志诚注视着旺扎的神情，又说：“那些船只什么时候能修好？”

① 昌都解放委员会是昌都战役结束后，在一九五一年一月成立的政权机构，它统一领导全区的各项工作。简称“解委会”。

② 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简称“协议”或“十七条协议”。

旺扎吸了下鼻烟，打了个喷嚏，然后慢悠悠地说：“我们尽量抓紧搞吧。”他向隆珠递了个眼色，隆珠会意，站起来，殷勤地说：“宗本拉，高站长他们今天刚到这里，山高路险，长途跋涉，是不是先请他们休息休息，让我领着去看看房子？”

旺扎马上站起来：“那好，那好！你就代表我好好招待！”

藏族战士洛桑见旺扎和那些官员们虚假应付的样子，正要说什么，高志诚却站起来：“好吧，渡江的事咱们明天再商量。”高志诚觉察这里的气氛不大对头，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决定进一步摸清情况，再作决策。

隆珠把兵站的同志带到了隔壁一座二层楼房里。楼下是宗政府的卫队。兵站同志外出时，前后左右都有背大枪，佩长剑的人跟着“保护”，隆珠破例地给士兵们大量酒肉，让他们大吃大喝，然后象发疯一样狂舞乱叫，有的把上身脱得精光，披着长发，在楼梯口挥舞长剑，说是在练“剑术”。兵站同志根本无法接近群众，更没有办法去找船。

第二天，吃过早饭，楼下的几个人又喝得醉醺醺的，来喊洛桑，要同他比剑术。洛桑和高志诚商量一会，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带剑，要是愿意，可以比枪法。”

一会儿，隆珠出现了：“高站长，刚才洛桑说要同我们比枪法，是真的吗？”

高志诚说：“看来秘书对此兴趣很高，我们愿意试一试。”

不久前，旺扎和方达活佛一起，在朗杰林寺大念“咒经”，散布谣言，把“红汉人”解放军说得非常可怕。不准藏民同“汉兵”来往，强迫他们躲到山里去。今天又一反常态，说是宗本的命令，要老百姓来看比武。旺扎盘算的是借比武抖抖自己的威风，想方设法让解放军在乡亲面前出丑，乡亲们却也乐意来看，看这些新来的“汉兵”究竟是什么样子。

兵站同志看到来了不少群众，心里很高兴，前两天挨门挨户去访问，也找不到几个人，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正是和群众接触的好机会。

隆珠把老百姓都召集到县城西面的一个草坪上，然后让人在一百步外插上十支箭，五支一组，每组是四角摆四支，中间插一支。旺扎和高志诚一起来观看。隆珠对高志诚说：“我们一边出一个人，每人五发子弹，看谁能把五支箭头都打断。”

高志诚说：“好！你们先打吧！”

隆珠向后面使了一个眼色，一个彪形大汉跳出来，拿着支英式步枪趴在地上，叭！叭！五声枪响，五支箭头都打断了。士兵们狂呼乱叫，又吹口哨，又跺脚。那彪形大汉神气十足地站起来。旺扎赏给那个大汉一条哈达，他把哈达缠在枪筒上，高高地举起来，绕场走了一圈，又引起士兵们一阵狂叫。旺扎看着高志诚，得意地笑了笑，说：“这下该看解放军的了。”

高志诚对一个射击能手打了个招呼，那个战士正要上前，站在高志诚后面的通讯员小宋，早已憋不住了，说了声：“看我的。”提着卡宾枪一个箭步冲上去，摆开射击姿式。

乡亲们看见一个小解放军出来比赛，都感到惊讶，纷纷议论：“这小汉兵能行吗？”

隆珠问高志诚：“他算数吗？”

“当然算数。”

隆珠又张开巴掌：“本布拉，只能打五发啊！”

“用不了五发。”高志诚大声的说，既是对隆珠的回答，更是对小宋的鼓励。小宋从小参军，年纪虽然不大，但参加过淮海战役和大西南进军，经历过许多次激烈的战斗，练得一手好枪法。

在大家的议论喊叫声中，小宋不慌不忙地看好角度，做好射击准备，等隆珠说了声“开始”，他扣动扳机，从左边斜穿过去，

第一枪就打断了三支箭头。人声沸腾，称赞不已，第二枪又打断了两支。乡亲们热烈地议论开来，称赞解放军的好枪法。

隆珠感到难堪了。他怕宗本怪罪于他，于是灵机一动，又生一计，对高志诚说：“我们西藏人喜欢跑马射箭，这里草坪小，今天我们就不跑马，比赛射箭好不好？”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大，让周围的人都听得见。

高志诚以探询的目光看了看藏族战士洛桑，洛桑点了点头，高志诚对隆珠说：“拿弓箭来吧！”

这回答，使隆珠感到意外。他估计汉人不会射箭，说比赛，只是要将他们一军，挽回面子，也好向旺扎交差。这下他只好让佣人取来弓箭，然后让人在五十步外摆两个瓶子，瓶子上各放一个鸡蛋。他对高志诚说：“一箭要把鸡蛋射掉，但瓶子不能倒。”

高志诚说：“还是你们先射吧！”

隆珠让一个士兵出来，那人拉满弓，一箭射去，把鸡蛋射落在地，因羽毛擦着瓶子，晃了两下，但没有倒。那些士兵拍手叫好，高喊：“让汉兵来射！”“这下要看汉人的啦！”

洛桑从士兵手中接过了箭，嗖地一声，弦响处，蛋已落地，瓶子纹丝不动，干净利索。

隆珠暗暗佩服洛桑的好箭法，但他不死心，说：“两个人都射中了，分不了胜负。放远一点，一百步，怎么样？”

洛桑点了点头，好象在说：随你便吧！

这次还是那个人先射，一箭把鸡蛋射了下来。

该洛桑射了。旺扎说：“唱歌要嗓子，拉弓要膀子，这是一百步啊，臂力不好可不行！”

洛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摆开架式，用力开满弓。本来可以射了，但看着那些人嚣张的气焰，他肚子里有股气，想射得更猛些，憋足气，使狠劲拉了一下，“喀嚓”一声，箭未出手，弓却

断成两截，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个孩子情不自禁地拍手欢呼：“金珠玛米力气大！金珠玛米赢啦！”他看得太高兴，竟忘了豺狼般的老爷就在身旁。

连输了两场，隆珠狼狈不堪，一肚子的火正没地方出，听见那孩子叫，扭头一看，是宗本家的佣人小次登。他猛扑过去，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衣领，狠狠朝前一推，把小次登摔倒在地，又从背后抽出皮鞭，往他头上叭！叭！就是几下。这时，突然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冲出来，一把夺过皮鞭，折成两节，愤怒地摔在地上。隆珠恼羞成怒，挥拳就打，大声喊：“给我抓起来！”几个士兵如狼似虎地冲了上来。洛桑大吼一声：“不许抓人！”一个箭步冲上去，挡住了士兵。隆珠怒火未消，一挥手，又有几个士兵冲上来，高志诚忙走到隆珠面前，态度平静而语调坚定地讲：“大管家，这样不好吧！”

面对着高志诚从容大方，坚定沉着的神气，隆珠内心恐慌，呆呆地站立在那里。

高志诚转过身对旺扎和那些官员们说：“藏族同胞喜欢跑马射箭，比赛枪法，象过节一样，大家高高兴兴，热热闹闹，这是件好事，今天我们应邀来比赛，也是为了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增强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并不是为了比输赢。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随便抓人、打人，多扫兴呢。”他转向旺扎：“宗本拉，是不是这样？”旺扎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看见高志诚的目光，在温和中带有不妥协的神色，只得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是。”

隆珠耷拉着脑袋，悻悻地走开了。

高志诚转过身去，从那炯炯有神的大眼和由于上嘴唇短了些露着牙齿的嘴，他一下子认出这敢于冲出来的年轻人，就是那天送他们过江来的船工吉村。高志诚忙上前要和他说话，吉村却走开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看高志诚和战士们，仿佛是第一次

看到这些“汉兵”。

洛桑走近小次登，紧紧搂着他的肩膀，亲切地抚摸着，他脸上带血的鞭痕。这个倔强的孩子放声痛哭起来。

现在，楼下的那伙士兵“老实”多了，再也不来挑衅，也不借口“保护”，明目张胆地尾随解放军了。

兵站党支部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组织大家向广大群众和上层人士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十七条协议，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高志诚了解到，吉村的阿妈有病，前几天到寺庙去点酥油灯，腿又被狗咬伤。他便派卫生员小周去为老人医治。那个和吉村一起送他们的年长船工，叫邓珠，是个阅历丰富的人，经常去支乌拉，也常向人讲起金珠玛米的好处。于是，高志诚决定先到邓珠家里去看看。

这天，高志诚刚走进邓珠大伯家不久，就见有一个人影在窗外晃了一下。邓珠朝他使个眼色，又朝窗外啾啾嘴，低声说：“不许我们随便和汉人说话，谁不听话就割舌头，抽脚筋，剜膝盖骨。”高志诚听着，浓眉一皱，回想这几天的情形，原来是明里不跟，暗里跟得更紧了。怪不得乡亲们还是不敢讲话。为了不使邓珠为难，他随便聊了几句就回去了。

由于害怕被偷听，邓珠没有和金珠玛米多说话，但是他知道金珠玛米的心意，他为金珠玛米找不到船着急。他知道宗本把所有的船都藏起来了，但是他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他的邻居吉村知道，他决定偷偷地为大军做吉村的工作。

经过几天的访问摸底，高志诚发现这里的很多群众还不知道有个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样重大的事情缺乏了解，旺扎指派人跟踪、监视解放军的行为，更是违反协议规定的。于是他要求旺扎宗本把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公布给广大

僧俗人民，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这个……”旺扎面有难色，随即眼珠一转，灵机一动，马上取出那本红色精装的藏文版协议在他们面前晃了晃，“我照这个讲过了，可是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和你们汉民不同，天生的愚笨，再好的道理他们也听不明白，白费唇舌。”

高志诚说：“百姓并不愚笨，应该经常给他们讲，还应该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就这么一本，怎么贴呀？”

洛桑马上说：“这里印得有一些，请宗本向僧俗百姓散发。”洛桑不等他回答，就从皮包里取出一叠铅印的宣传品，交给他。旺扎用颤抖的手，象接一个火团似的勉强接收下来。

高志诚把口气放缓和一些：“宗本拉，不仅要宣传，更重要的是要照着协议的规定去做。这样不仅对广大群众有利，对您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只要您同人民站在一起，真心为人民办事情，象您这样的上层人士，也是有光明前途的。协饶活佛和曲扎头人不是和我们合作得很好吗？”

旺扎肚里气得冒火，鼻子里却不冒一点烟，还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这个我明白，我明白。”他心里却想着，藏民不会听汉人的话，只要你找不着船和船工，哼，过怒江天险，进西藏，妄想！还得派人加紧暗中监视高志诚他们，甚至放冷枪，投恐吓信。

回到兵站，同志们在一起又商量了怎样发动群众，自己造船的事。

洛桑说：“现在造船材料已准备好了，协饶活佛和曲扎头人也答应派人帮助我们。”

“邓珠大伯说，他也要找一些人来帮助我们。”小宋说。

高志诚对洛桑说：“我们要继续做好吉村的工作，一方面把他们藏的船弄到手，还要动员逃到山里的船工和乡亲们早点回

来。”

正在这时，卫生员小周和一个战士急匆匆走进来，向高志诚报告：“站长，巴桑卓嘎阿妈不让我们给她看病了。”

“为什么？”

“她说隆珠给她了巧莎^①，把我们上的药和纱布也扔在门口了。”

高志诚觉得这不是一般的迷信思想，肯定和宗本他们破坏我们找船、造船的工作有关，他对洛桑说：“你和小周再去一趟，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好给吉村做做工作。”

洛桑和小周到吉村家时，正好邓珠也在那里。

洛桑关切地问：“阿妈，好一点吗？”

邓珠代她回答：“她说这两天痛得更厉害了。”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医生看病？”

邓珠生气地说：“隆珠不让她找解放军看病，把你们上的药扯下来扔了，吃的药也拿走了。”

这时吉村从渡口回来，见他们来看阿妈，向邓珠大伯尊敬地点了点头，又看看洛桑和小周，没有说话。

洛桑主动向他打招呼：“又上渡口了？我们来看看阿妈的病。”

吉村盯着他，欲言又止，他的脑子象水磨一样飞速转动，老是想着一个问题：金珠玛来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到西藏来干什么？一年前“送鬼”的那天，喇嘛寺堂悬挂的“红汉人”的图像至今仍搅扰得他心神不宁：散乱的头发拖在地上，鼻孔里冒着烈焰，张开血盆大口，随时准备把人吞下肚去。眼睛里闪射着鬼火，那双毛茸茸、血淋淋的手伸向正在念经的老喇嘛。这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穷达活佛还讲了好多从前汉人杀藏民、烧寺庙、抢东西的事。

^①巧莎：用活佛的尿拌黄土制成的“药”，意即尿土。